

文章門 文選

律門 律數

翰墨門 字翰

律聲 律度

律厯門 律厯

律量 律權衡

羣書考索續集

卷十八之三十一



群書考索卷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文章門  
文選

蕭統去取未為盡善

有李善之見。而後可以辨文選之惑。有康國安之識。而後可以駁文選之異。夫蕭統索古文上之作。築臺而選三十卷。自謂立見真而成功卓也。李善辨其惑。國安駁其異。是果何為者耶。蓋統之用工。雖勞而統之所選。則未嘗陋識拙文。且莫遺東坡之謂。又安能使唐人家置文選哉。然則辨惑駁異。真足以起統廢疾。鍼統膏肓矣。且毛詩大序。最疾經旨。自韓退之。歐陽永叔。諸賢。皆以為非卜商所作。統特題曰卜子夏。何見也。宋玉高唐賦之醜者。蓋法司馬相如子虛亡是公相答問之體。統不



曰賦而曰序何意也。石季倫作思歸引，所以動淵明歸去來之興。選收其序而不載其詞，何義也。陸士衡作豪士賦，所以諷齊王矜功之心。選錄其序而莫載其賦，何謂也。載曲水詩，并二序，而蘭亭之記不入，何耶。述武帝二詔，而漢之諸詔不收，又何耶。是猶曰去華撫實，汲長溺短，正統之所謂選者，然仲舒三策，得伊周格心之學，及黜之可乎。劉向序戰國，有先秦典雅之製，不錄之可乎。相如上林，引盧橘夏熟之語，槩取之可乎。子雲甘泉，陳玉木青葱之句，遽收之可乎。是則工者未必選，選者未必工。安得東坡諸公不媒孽其短，雖然擬於卜隱之續，於孟利正注，定於五臣音纂於曹憲，是又鑽皮出羽者也。

滕王閣記不入文粹

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蘭亭記所以不入文選也。土伯三目，辭多險怪，難騷經所以不入通鑑也。然則姚鉉錄唐文而不錄滕王閣記，亦猶文選之於蘭亭記，通鑑之於離騷經乎。且滕王閣記作之者誰，唐王勃也。觀落霞秋水之句，不特起閣公之歎，雖後世亦諒其為天才也。然勃既得

為天才，而不得列班於唐之百卷。姚鉉撥菁傾華，必非棄珠於淵者。寧因是而思之，蓋此記所作，凡七百六十五字，而重疊用字，凡三百五十一有餘。如天之字有五，地之字有六，星一字而三言可也。又所謂斗牛，又所謂北辰，則辭失之繁。山一字而四言可也。又所謂島嶼，又所謂崗巒，則言失之贅。句之重者，則如嗟乎時運不齊，其與嗟乎勝地不當者一也。響窮彭蠡之濱，其與氣凌彭澤之樽者一也。潦水靜而寒潭清，其與地勢極而南溟深者一也。甚至以陳蕃而對牛斗，以揚得意而曰楊意，此又足以見錯辭之荒謬者。設鉉錄之，則文不必以粹命名，亦豈能道後世有識者之月旦。

品藻文章

曾季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耳。是詩者當為之，歛襟肅容，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自是詩者當為之，服膺書紳，蓋操戈入室，負名教中罪人，而隱惡揚善，不失為士君子忠厚之意。故必相音容於函丈之席，味節奏於浴沂之瑟，附高翼於李勃之鳳凰，借隙光於昌



黎之北斗。稱文選而不敢辨文選之惑。愛唐史而不敢糾唐史之繆。善史通為該博。不敢著析微以議子元。示顏注為標準。不得為指瑕以議師古。否則無樂取諸人之意。背請事斯語之訓。瓊杯玉笋。類多玷缺。豐肌膩理。猶乏風骨。墨守而有發焉。廢疾而有起焉。離騷正大。不免露才揚已之譏。三都宏暢。莫定待覆醬瓿之誚。吹毛求疵。溺長綆短。讀孫吳之書而陷孫吳。處和扁之門而議和扁。又奚取於若人哉。昔者夫子刪定詩書。扶植名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叔孫何人。敢肆唇吻。毀夫子哉。是猶曰叔孫非吾徒也。不知夫子者也。陳亢知夫子者。伯魚一問。猶以私心議夫子。則陳龍實天地間一蠱管耳。孟軻祗排異端。主盟正道。折戰國七雄之氣。襲姬孔數聖之傳。臧倉何人。敢容私意。沮孟子哉。是猶曰臧倉變人也。不知吾孟子也。荀况知孟子者。非十二子。例以亞聖濟之。則荀况實苗稼中一螟螣耳。今日士夫其弊又有甚於此者。平居聚談。卑陋秦七黃九。坐於雞窻雪案。則曰吾文當得屈宋為衙官。吾筆當使王羲之北面。夸於品彙。傳伍。則曰吾賦可以廟賈馬之高壘。吾

詩可以攻李杜之長城。觀落霞孤鶩之句。則曰襲孤松撐蓋而作也。讀孤月浪中翻之句。則曰蹈孤月浪中生而作也。文之雅健者。以艱澁議。富贍者。以浮靡議。簡古深沉者。以踈陋迂緩議。其品藻不為不工。其議論不為不至。不知讀元元為元元。以箕子為箕子。狀貌魁梧。可監稚長之尉。腸胃空虛。類衣周公之服。獻遼東豕。未不必舉手擲榆於河東。鬻鄭人璞。未必不掩口盧胡於周市。吁。子貢方人。孔門所耻。宋朝先正。其用心亦果如是乎。使其耳宋朝先正。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之詩。則莫指游夏之辭。不下張李之輩。又奚暇於姍笑。目宋朝先正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之詩。則輟雌黃之辯。絨抵訾之喙。又安敢相抵讖耶。雖然。不患不已。知患不知人也。昔有詩用彩霓者。考官以沈約賦。雌霓讀為入聲。黜之後。世公議終不以彩霓為非。必以考官為學識不廣之過。今日之工於議人者。烏知不拙於謀已也。愚方歛衽前脩。迷津詞路。正恐冠玉如陳。肥瓠如蒼。稽伯如常。又安敢過王尊之門。以貽布鼓之誚哉。



字翰

有字書之始有字書之變

項羽投戈荆軻執戟此傳玉書翰也君子取其壯字裏金生行間玉潤此遂良筆法也君子取其工龜開萍藻鳥散芳洲此韓擇木字訣也君子取其妙雖然徐安子未生誰知五十六種之分張李嗣貞不作孰定八十人之優劣然則字學源流誠不可不知也愚嘗博觀史籍考訂偏旁而得其宗矣蓋龍文萌蘖於伏羲總書啓軻於炎帝龜字細繹於陶唐鍾鼎發揮於夏后倒薤浚源於務光虎書發迹於史佚此則字之始造者也李斯形篆換高辛仙書之骨程邈古隸奪史籀大篆之胎漢武英芝析六國芝英之派衛常散隸蔓蔡邕飛帛之根此則字書之變易者也題延陵墓則為大篆題建章宮則為復篆寫始皇碑則為細書題秦印璽則為刻符書漢家詔版則為偃波題後漢經目則為垂鍼此則字書之可驗者也窮年經史議論筆法而不知造字之源委雖禿千兔

之翰書盈尺之楮徒費毛錐而已故嘗因是而為之說曰讀魏鍾繇筆骨論不若讀徐安子五十六種之書做晉王羲之筆陣不若考李嗣真九品之評學者審此則始可與言字體矣

古字之誤有四

歐陽融之分毫正字所以辨字畫之訛陸德明之經典釋文所以別字音之誤顏氏之刊謬正俗所以論俗字之非愚嘗究字學之淵源而知古字之誤者有由矣有以妄改而誤者有以私說而誤者有以忌諱而誤者又有以穿鑿而誤者且古罰字本從刀也元命包改刀作寸則罰字自此始古對字本從口也漢文帝去口從士則對字自此始古疊字本從日也新室改作三田則疊字自此始古洛字本從水也世祖改水作佳則雒字自此始豈非字以妄改而誤乎國風之為曰風男女之為女子名譽之為毀譽見於陸氏釋文左傳人之為嘉期僅得之為近遠平生之為外甥見於李祭酒涪說塗泥之為道塗黨與之為取與胃子之為甲胃見於郭忠恕佩觿豈非字以私說而誤乎爾雅周禮皆從



臯字祖龍也與皇字相肖以四下作非代之宋前文書不諱駟字明帝  
忌與禍字相類以馬旁作瓜代之或泯或昏皆從民字唐太宗欲避世  
民之諱石經皆以氏字代之豈非字以忌諱而誤乎祠之一字經史不  
載而兗州圖經曰魯國河水斡之一字羣書所無而釋文首序曰吳興  
大斡斡之一字古書不錄而申州雜記曰斡乃川名斡之一字偏旁不  
著而登賁隱訣曰有斡斡方豈非字以穿鑿而誤乎雖然此特字畫之  
誤耳而音韻之誤尤有大可議者焉河朔謂毛曰無漢注言之巴蜀謂  
北曰卜佩鴈言之以下馬為蝦蟇兩京記言之以琵琶為鞞婆搜神記  
言之吁此又四方言語之誤尤有甚於魯魚帝虎者安得倉頡史籀諸  
公與之論字哉

字音之失變於四方言語之殊感於漢儒穿鑿之見

讀李登之聲韻不若讀子雲之方言取李靜之韻集不若取戴規之字  
辨是何也蓋古者字音之失變於四方言語之殊感於漢儒穿鑿之見  
南楚呼蔽鄰曰大中齊魯呼蔽鄰曰裨襦梁宋稱蜉蝣曰渠畧齊魯稱

蜉蝣曰蚰蟻筆為不律蜀何訛也君讀為姬魯何陋也秦人以累為讀  
見於爾雅之注吳人稱浦為步著於韓子之碑至於以都音滿以來音  
離此非變於四方言語之殊乎班史以龜茲而音丘慈范史以龜茲而  
音丘慈范史以龜茲而音丘慈審氏名食其而音異甚趙氏名食其而  
音食其頰為語助遷何見也化叶蛇音衍何鑿也以君疇為尹壽見於  
古今人表以箕子為箕子見於孟喜本傳至於吁讀曰于梧讀曰悟此  
非感於諸儒穿鑿之見乎雖然訂周恩言之音韻質劉秋孫之釋名以  
聲譜而定平上去入以玉篇而參古文篆籀以指微韻鏡而別唇齒舌  
喉牙之音以熙寧集韻而究僻俗用假借之字又安有伏獵雌霓之失  
造字之本有六書

叔重作解字君子惡其繁戴規作字辨君子議其拘荆公作字說君子  
棄其短蓋有五十六種之開端而分枝麗葉僅有三百六十體推原造  
字之本其實有六書焉一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二  
曰象事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三曰象意謂比類合誼以見



指搗武信是也。四曰象聲。謂以事為名。取言相成。江河是也。五曰轉注。謂文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字。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後儒議論。為可肆穿鑿之喙。而騁雌黃之辯乎。且地固可以土言。張顯作古今訓。有地乃土。乙力之文。畛固可以田論。埤蒼所言。有畛則爾。有田之說。則辭失之泥。吳本郡國之號。國志有口在天上之語。酉本十二支之名。詩說有二在天下之論。則議失之踈。基本敬愿之容。晉書有黃頭小人之辨。並本百物之貨。新論則有金昆配物之言。則意失之索。此猶可也。中興書。以舟在二間為舛。春秋說。以人有十四心為德。何鑿乎。蘇許公以甲不全身。詠尹。梁史以木在斗下稱未。何謬乎。萬廻以八人為火。楊脩以人一口為合。何拘乎。至於九禾之秀。三刀之州。文武之斌。日月之易。求工附合。著意牽聯。蓋有託妾人山。借言鬼木。而不知顛迷於字苑中者。何後世紛紛籍籍。而喜於辨字哉。故必讀裴務齊切韻序。而後知左廻右轉之非。讀郭忠恕佩觿而後知野言謬誤之失。否則尚書考異。玉乘馬首。開元文字。子在母懷。

其不典執甚焉。飛禽即須安息。水族便憑著魚。其無類熟甚焉。吁。愚於此益信夫字不可以妄。辭亦不可以輕。辨尤不可以鑿說。

### 古詩音字

自訓纂紉繹於揚子雲。而後知一字各有一意。自廣韻哀輯於陸法言。而後知一字各有一音。字一也。音與意或有不同。又何疑之有。苟能以意求字。不拘學以筆古。不凝滯於形迹。如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之句。則指檣紐為衣船。柳詩。蒲扇桃笙安可帶。之詠。則以桃笙為簟。何必泥衣船與簟為非船。與桃笙字之意耶。苟能以音求字。不辨析於筆畫。精考關於偏旁。如班史。以龜茲為血慈。范史。以龜茲為屈沮之類。何必拘血慈與屈沮為非龜茲之音耶。吁。知此。則知古詩異同之音字矣。且夫發言盈庭。則發音方伐。鱸鱸發發。則發音補末。果可以發言與發字牽合其說耶。携手同行。則行音何更寘。彼周行。則行音胡剛。果可以偕行與周行字強偶其說耶。說之一字。曰與子成說。曰不可說也。曰召伯所說音折而意殊也。莫之一字。曰維葉莫莫。曰莫其德音。曰歲聿云莫。音



異而意別也。小弁詩語也。而所謂有類者弁，則一字而兩音，無邪詩語也。而所謂其虛其邪，則一字而兩意，題一字也。題彼者令，則題為六計，難一字也。佩玉之籛，則籛為乃可，獨不可以意會耶。此愚所謂一字各有一意，亦各有一音者此也。雖然學識不廣，徒執古音以為矛盾，是又識者之所媿歎。沈約之賦雖寬，則寬為入聲。范景仁胡以彩霓讀為入聲，而默進士可乎。揚雄之賦翰林主人曰吁，則吁即浴嗟。顏師古胡為以吁為子音，而穿人之可乎。若夫破伏臘之沉痾，醒書警之醉夢，猶在人之上有以教之耳。

# 群書考索卷十八

續集

# 群書考索卷十九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律曆門  
律曆

律曆志書

黃帝使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當時已有述而著之者晉志云炎帝

農功軒轅紀二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察發欽王閏餘述

而著之謂降及唐虞堯正曆象舜同律度二典所載大畧可知然則律曆之書自代易結繩以來已有之矣漢藝文志術數類有律曆術等書

有黃帝五家曆卷三十四顓帝五星曆卷十四夏商周魯曆卷十四於以見重黎

羲和昆吾夏巫咸商史佚周之徒歷世相傳考正天象欽授人時必資

是書以相證驗衰周之季天子不頒朔諸侯不告朔日官不授時日御

是書以相證驗衰周之季天子不頒朔諸侯不告朔日官不授時日御



不知閏夫子乃述夏甲作春秋假日月以定曆數立明同聖人之好惡  
因發凡起例以明之宋之子韋齊之甘德魏之石申亦皆有星經以傳  
於後其書亦見漢唐藝文志陰陽家有宋司星韋三篇景公史也漢天文志論五星皆投并石經云追漢太史公始定  
其名曰律書曆書班固叙劉氏三統曆譜更謂之律曆志漢魏而下迄  
于隋唐皆仍其名而損益其法是知律曆志無代無之歐陽公脩作唐  
志乃謂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曆法不傳其作五代司天考又謂三代  
中間十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術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是果孔子  
之徒之意乎黃帝而下六家之曆與律曆等書又曷嘗曠廢而無傳乎  
必以秦火之餘殘缺不至則易以卜筮之書得存而秦人猶用顓帝曆  
其不遭煨燼可知矣必以六曆等書出於諸子之妄為則武帝太初以  
前古曆已具而六經讖諱至西漢之末始出其非諸子之妄為可知矣  
味歐陽公之言殊未詳所謂謂大經無術孔子不道者不明言所以起非矣。晉志曰黃帝使羲和占日堯典曰乃命羲和夏書曰羲和史律  
臨漢曆書曰顓帝命重黎重黎與羲和乃官名初非人之名也書論八風六律六呂二十八宿。史曆書言三王之正及五德之傳以

漢為水德矣

前漢律曆志後漢附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十  
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  
三三積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  
呂以旅陽宣氣有三統之義焉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十一月乾  
之初九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鍾為地統律長  
六寸正月者乾之九三故大簇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其於三正也  
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末之衝丑為地正大簇寅為人正。度者分寸尺  
丈引也。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數職在太史  
羲和掌之聲職在大樂太常掌之度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職在太倉  
大司農掌之衡權職在太行鴻臚掌之。漢與以張蒼言用顓帝曆武  
帝募治曆者造太初曆廼選治曆鄧平與民間治歷者唐都落下闳與  
焉其法以律起曆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



用鄧平曆元鳳三年詔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太初曆  
第一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漢成世劉向  
總六曆作五紀論歆作三統曆及譜。後漢元和二年制日史書用太  
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變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  
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刑於氣已遷今改行四分漢靈帝  
時劉洪始悟四分疎闊皆斗分大多故也作乾象曆見晉志

總論書志所由起

太史公律曆書即太初曆法也班孟堅律曆志即劉歆三統曆譜也司馬遷云揚雄太元亦效三統或云本之太初曆蔡邕與劉洪共述律曆記著之漢史其後范曄  
則集錄以為東漢志司馬彪亦嘗魏氏以來杜夔荀勗皆推音律韓翊黃初揚偉景納晉劉智王朔之體義爰曆三紀之徒皆著曆法其後房  
元齡等集為晉志而名曰御撰長孫無忌等用劉歆舊式叙述宋錢樂  
之後齊芳深隋牛弘何安之律何承天宋元祖冲之梁武帝用之與夫  
李業興西魏鸞周馬文顯張賓張胃元隋之曆以為隋志而宋朝歐陽

公脩取傳仁均晉志以李淳風僧一行之曆以為唐志其五代司天考  
則為重續曹士為王朴之成法也夫深於律曆之術而作為律曆之書  
志自漢而下太史公一人而已蔡邕抑又次為其餘蓋有不知而作之  
者班固之徒是也杜預之言曰劉氏三統曆班固不覺其疎而更以為  
密司馬亦云三統尤為疎闊而揚雄心惑其說採為太元班固謂之最  
密而著于漢志其不知而妄言之者歟杜預之言見東漢志吁諸史書  
志惟天文律曆注釋不同讀之者難以遽曉暇日悉抄所疑以待知者  
非曰能之願學焉此其志也揚雄太元或言其本之太初曆惟與歆  
諸志皆祖太史公

太史公嘗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故太初曆法皆本於律班固之論五則  
梁武之制四通京房準以六十錢樂之轉為三百皆推而廣之也太史  
公嘗言天運三紀而大備天官書曰天運三十年而小變百年中變五  
百年故太初曆元以三紀為率四十六百一十七年并閏月皆在劉歆  
之三統甲子甲辰甲申也蔡邕之紀元東漢志述蔡邕劉洪之法曰二



曆卷之紀法以甲子中辰甲申為三紀甲子元曆此亦太史公貴三五之意皆推而廣之也大抵歷

代之談天文律曆者皆祖述太史公之法而推廣其所未備其或變更

損益第第相非其說固不為無所據而亦未可盡信也唐一行倚太衍

太史公推律之法不同至其演起元亦本之太史公耳晉志曰同馬遷八書言律呂粗舉大經則後世所推者皆其節目也

唐史志曆不志律太史公作律書亦以太初曆起於律故也

兩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惟新唐史志曆而不志律何也按唐于曆凡

八改自高祖戊寅曆訖于昭宗崇元曆是也戊寅曆作傳仁均行之未

幾季淳風盡更訛紀元日分度之舊而立總法千三百四十以一之蓋

其法已王乎數而不專乎律矣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術與遷固

以律起曆之說愈不同矣自此以下所謂五紀代正元曆宗觀象曆宗

宣明曆穆崇元曆皆因大衍之數而微加增益焉耳此唐家起曆之

法主乎數而不主律故新史志曆而不志律也唐律見樂志夫太史公以六

律為萬事根本後之言曆皆基焉惟一行推易數作曆十二篇而不議

以律起曆之意其間止有律者又何也唐志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

用其用無窮則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斯言得之矣

漢曆之數起於黃鍾之龠

龠之狀似爵酒爵也一龠之黍入諸黃鍾律管之中無欠無餘故曰黃鍾

之龠也五量起於黃鍾之龠耳曆何以起於黃鍾之龠哉按落下闳等

法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是知黃鍾

之律容一龠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則為八十一分漢曆統母日法則本

諸此也分一日之度為八十一分是一日之分之數起於黃鍾之龠也

其曆法大綱皆起於黃鍾之律矣唐志曰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

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蓋其法一本於律此言此意甚曉然而學者不

悟乃曰漢曆起於此而不曰漢曆之數起於此差之毫釐謬已千里

律

候氣律樂律笛律異同

淳古之葦龠女媧之笙簧此律呂之制所由起也觀晉伶倫取于竹斷

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謂吹次制十二管寫鳳之



鳴辨雌雄為律呂夫十二律皆不盈尺而黃鍾含少三寸餘伶倫吹以聽鳳典同吹以辨陰陽之聲太史公所謂聞聲而知勝負之數班志所謂氣合而生風之由果樂律耶果候氣之律耶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崗荀卿曰有鳳有凰其聲如蕭蓋鳳有中和之氣有高潔之情吹律以寫鳳鳴則律呂之調自應宮商之音自和古人以氣聽以聲聽聲氣俱和故可合天地之風氣而辨陰陽知勝負也黃鍾之宮自三寸餘而至於九寸吹以命之為和聲之律可也為候氣之律亦可矣淮南子曰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晉志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而六孔以為十二月音於此見二者無異議矣至於漢章帝時史奚景於舜祠下得玉律六孔反以為尺此正與黃帝所制王律同然則古者所謂樂律長不過尺所謂候氣之律長不過九寸晉甸勉制黃鍾之管其長二尺八寸餘梁武帝制黃鍾之笛其長三尺八寸凡十二笛之制短者不減二尺餘較之古者之制何如哉曰此笛律也與古者樂律候氣律皆不同也今人或以十二笛為古人樂律候氣律者皆非也昔京房有言曰截

管為律吹以考聲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觀斯言則知梁武帝荀勉笛律之制甚長亦以樂律分寸皆不盈尺其體難知故更制十二笛也古人妙於聽聲故黃鍾含少不四寸而可知後世拘於形器黃鍾之笛雖數尺餘其聲未必貞也晉志曰古人調律出於耳聽後世則據尺度以為之適足易差斯言盡之矣太史公律書以兵言律以神言律其亦得律外之意歟

律度長短不同

班志黃鍾律長九寸大簇八寸林鍾六寸

其餘相生皆有定數

京房律法司馬彪

律志鄭玄注月令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荀勉所論皆與漢志同夫太史公胥書既言九九八十一為宮則是黃鍾律長九寸明矣及其論律數也乃謂黃鍾長八寸七分一為宮大簇七寸二分二為商林鍾五寸七分四為角者此特以黃鍾九九八十一之數故其八寸七分一也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五十四之數故曰林鍾五寸七分四分也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大簇七十二之數故大簇七分二分也假律寸之分以生律數爾非



所以論制律長短之定式也又按隋書志和聲類曰司馬遷以黃鍾長八寸七分之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林鍾長五寸七分三皆樂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也前律曆志權衡類云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樂以黃鍾大簇林鍾為天地人三始觀隋志之言則知太史公又以黃鍾律數損益相生而著作樂七始之義亦不可拘以制律長短之定式也夫然則制律長短之定式黃鍾九寸大簇分八寸林鍾六寸也宋何承天新率乃謂太簇八寸二釐林鍾六寸一釐惟黃鍾無加損隋劉焯校定鍾律乃謂大簇八寸一分四釐而黃鍾林鍾亦無損益二子所制三始之律或遵定式咸加餘分者又何歎蓋二子各以己意推測律呂而求合於古人不宜以古人之式曲從二子也兼古今尺度長短亦自不同見下律圍周也嘉量古斛之制不同黃鍾容悉多寡說

**律圍周徑不同**圓徑之說如量木之小大自外圍之設若得九寸則徑三寸但是三分得二而已月令鄭氏箋云元律空皆圍九分徑三分隋志引班固云黃鍾圍九分意謂長九寸故圍九分也餘律皆倣此林鍾圍六分大簇圍八分後魏安豐王依班固志作律次之皆不合是則班固之說非鄭元之說是矣故之隋志云開皇

中牛弘等參攷古律度冬依時代制其黃鍾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圓徑長短與度而差見隋志律直日又以知十二律雖皆徑三分圍九分度有損益無惟乎古今之制不同也又嘗觀隋志之言曰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等各設新率未臻折衷惟宋祖冲之約率圓徑七圓周二十二加一毫釐盈胸致六無所不辨然後知古者周三徑一乃律管自然之數文竹所生非人之為也古人推以起度以徑一則圍三徑三則圍九言其大畧然也隋志所謂祖冲之法辨析毫忽施於起度之際則可知其制律而不因其周徑之自然則不可也焉可例以古術為疏舛哉為不因其周徑之自然而旁施其腹求合密率則容悉有多寡其差益遠矣旁施之說見後律嘉

論量

**律呂上下生不同**

隔八相生謂如黃鍾為宮宮生四音并變宮變徵為七音末一音變徵即蕤賓也窮則反及則重上生也

梁武帝鍾律紀論云

見隋志京房馬融鄭元蔡邕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

班固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則夾鍾惟長三寸七分有奇律



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當生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又晉志曰淮南京房鄭元諸儒言律呂者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大呂夷則上生夾鍾無射上生仲呂此三呂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又分皆倍焉餘則並同斯則伶州鳩所謂六間之道楊沈伏黜散越假之用者也變通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晉志謂呂不韋春秋上下生之說亦然晉志列十二辰之律上下相生止言兩末兩酉兩亥兩卯之所生不言午申戌子寅辰六辰晉志又曰凡音之體務在和韻益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常為無爽然則言一上一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適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為非相生之正也逸典至蕤賓亦重上生大呂所謂五下六上也。六律為陽大律為陰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土生所謂律娶妻呂生子也至蕤賓重上者生賓陽律當三分損一下生大呂今而曰上生則三分益一而生大呂也一損一益長短之相去倍半異同之論何者為是以上生下考三分生二分

所謂三分損一也以下生上皆二分生四分所謂三分益一也晉志之言曰一上一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相者通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斯言得之矣何者十一月一陽生故陽生陰皆為下生五月一陰生故陰生陽皆為下生蕤賓五月陽律也于時陰為主故陽生陰為上生也吹律候氣變通之法當然也黃鍾為宮隔八而生七音至蕤賓而終窮則反故蕤賓重上生也班固論陰陽相生之正然不可施之推候之用京馬鄭蔡論吹候之用然不可施之相生之正若依班志陽律皆謂之下生陰呂陰呂皆謂之上生陽律則以損益計之十一月黃鍾律長九寸而十二月大呂止長四寸二分而已正月大簇律長八寸而二月夾鍾止長三寸七分而已三月姑洗律長七寸二分而四月中呂上長三寸三分而已不應長短之相間則如是之不齊也依京馬鄭蔡之說自黃鍾以往陽生陰為下生自蕤賓以往陰生陽為下生則黃鍾九寸大呂八寸四分大簇八寸夾鍾七寸五分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寸七分陽氣自下達上漸得其序律管以次而減之亦有次



第矣用以推律候氣則此是而彼非矣又况京馬鄭蔡以中呂長六寸七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之律班志以中呂長三寸三分則縱益其一為能復生黃鍾九寸之律哉是知班志論陰陽相生之正理則可而必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蔡鄭之說太史公律書卷八十五分餘亦自辨實重上生也晉志乃曰上生大呂句馬遷班固之寸數皆借焉何也夫十二辰之律隔八相生舊矣今晉志論大呂大蕤皆未嘗所下生上生之律夾鍾姑洗皆酉宮所下生上生之律中呂蕤賓皆亥宮所下生上生之律應鍾為巳宮所下生之律至於黃鍾獨不言所生之自不知午申戌子寅辰六位何以不與益二位同一致邪

律候氣之法不同

東漢志及晉志並云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室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於上以葭葦灰抑其端氣至者灰去隋志云高祖遣毛爽等以律著室中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上理之上平于地中實葭灰而以輕緹素覆律呂每其月氣至與律宜符今世有言候氣法者以為十二笛隨方置于室中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八風從律而不好則灰

飛應候自然不爽此候氣之法有三說也必以人情推之則隨律長短埋于地中之說為正蓋陰陽之氣嘗先萌於九泉之下氣之至也距地而有淺深故律管之度有長短隨時而應自然不差必謂律置虛案之上不入地中而氣候自應已似迂闊之談至於候氣之管自黃鍾而下未有過九寸者今世謂十二笛律可以候氣此又失之誣也不然古人權土炭之低昂蓋以陽氣燥而土炭輕陰氣濕而土炭重後齊芳深作輪翳二十四候中節之氣亦置諸地中而驗之也律書論八風應八節律也必謂律矣是以候之圖有此理特不知地中候氣律易驗之為佳耳

律氣盛微不同

晉志論律呂氣至吹灰動穀小動為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至隋高祖令毛爽候氣律灰或三五夜而盡或一月纔飛少許牛弘遂謂灰飛半出為和氣其政平全出為猛氣其臣縱吹灰不出為衰氣其君暴高祖駮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豈由月別而有異耶弘不能答夫氣應有盛有微故灰飛有遲有速此特中節之氣不齊與陰陽太



少之不等耳非如常燠常寒時暘時雨足以驗政治之得失也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諱遂以君暴臣縱月異而時不同歸咎於律氣之盛微則非矣宜乎牛弘不能答高祖之問也

天地人三統不同

班志曰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簇為人統又曰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天既以子丑寅為三統而又以子辰申為三統者何哉按班志本文天施復於子故曰甲子地化自丑畢於辰故曰甲辰物生三辰月畢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曰甲申以施工畢之於七月也不言丑而言辰不言寅而言申亦猶地統林鍾不言丑而言未之衝也自子至辰凡五數自辰至申亦五數自申至子復得五數是班志所謂三五相包即太史公所謂王者必貴三五之說也以三正論之則子五寅也以三五論之則子辰申是也三五以用言三正以體言其實三統無異義也李奇章昭注釋班志所謂甲子夏四月朔也甲辰殷正月朔也甲申周正月朔也然班固論律曆三統而李奇等乃以月朔為言豈必夏殷周正月凡

繫朔日皆是甲子甲辰甲申耶况夏建寅人統也今乃曰天統以甲子為夏朔日周建子天統也今乃曰人統以甲申為周朔日似與本文相夾不若本文天施地化人生之說為有據也又按晉志晉孝武時後秦卷爰推上元甲子至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四千四百餘年有甲子紀甲辰紀甲甲紀謂之三紀曆正合班志所謂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之說知此說又何必以朔日為言哉李奇以朔日為辨特不可以朔日為三統也或謂為起曆之元按東漢志歷法夏周丙寅周用丁巳亦非甲辰甲申明矣

三統之實與三始之義

按漢志天數九黃鍾九寸九九八十一此黃鍾所以統母也十九年為一章八十一章為一統此黃鍾之實也實者言其總數之所成也地數六林鍾六寸六六三十六乘之以十則三百六十當暮之日此林鍾之實也人數八八卦之位八倫之音之韻也太簇八寸八八六十四應六十四卦此太簇之實也夫天數九地數六人數八此三統本然之數也推而廣之極其數之所成則八十一章為黃鍾之實三百六旬為林鍾之實六十四卦為大簇之



實劉歆班固論易天道多射會率合惟三統之實無疑議大史公論九也與八十一故又云八寸七分漢志權衡類以天地人為樂律之三始蓋黃鍾為宮天之始也太族為商人之始也林鍾為角地之始也此即太史公舊法也夫黃鍾為宮則林鍾祉今而曰林鍾為角乃以宮商角為樂之三始非論相生之正也又七始說附見和聲類天地人四時也又見聲始於宮窮於角說

黃鍾律數三復而得甲子  
落下闕運筭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八十一分也以長相終律長九寸凡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長九寸而為九十分也又加之一日之法八十一分則合為一百七十一分也三復則合為五百一十三分也一甲子六十日也九甲子則五百四十日校之三復之數多二十七日而已意者以九寸之律乘六十日之數凡九六五十四而甲子復也

# 群書考索卷十九

續集

# 群書考索卷二十

續集

律門

律數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生鍾分

子一分丑一分三三三寅九分三卯二十七分三辰八十一分三

四四其實亥七十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三三而積為四所謂倍其實五其實也○太史公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

實三其法六者子為陽丑為陰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子一分也三三而積則下生丑得三分是所謂三其法也一為實一則倍之而為二故丑三分而又有二云者倍其實也丑為陰寅為陽自丑三分而生上寅九分亦三其法也二為實而四之則為八故寅九分而又有八



云者四其實也自丑順數至亥但推此例算法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七分皆二其法之所積也又有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云者皆倍其實之所積也漢志曰數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三三而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即此之謂也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變一而三變三而九故曰一十百千萬本起於黃鍾之數也

**生黃鍾**

九陽數之極故黃鍾乃陽之長其律九寸六陰數之極故林鍾為陰之長其律六寸也太史公論黃鍾之術乃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隋志長為成數以十二辰為該數以為律積以成法除該積得九寸即黃鍾律之長也此二說印之能辨法者見一生三三生九而已實如法得九寸者一為十數之實如三三而積之法以乘之則得九寸也亦以乘法除該積者十二為該數如三三而積之法除去其三亦九寸也

**六觚算法**

六觚者周流六虛之象也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

而成六觚為一握蘇林曰觚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而容一分筭九枚六九五十四筭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孟康曰以四十九策成陽六爻為乾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為周流六虛之象也夫乾策二百一十六而六觚則二百七十一止言乾之策而不及坤之策何也按隋志曰筭用竹廣一分長三寸正策三廉三青積二百一十六枚成一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校之漢志徑一分與二分之說不同長六寸與三寸之說不同二百七十一枚與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之說不同是則漢志之法畧隋志之法詳也要之漢志六觚容筭二百七十一者筭徑一分故其中所容多也隋志六觚容筭二百一十六枚者筭廣二分而三廉故其中所容少也漢志以徑象黃鍾之律一分而長象林鍾之律六寸用此法則二百七十一筭不能象乾策坤策之數矣隋志以觚象乾策以方象坤策觚方皆經十二辰之數見本用此法則正策二分而三廉負策二分而四廉其長皆不逾三寸用此法則其長其徑不能象林鍾黃鍾之數矣大抵天地有



生成之數積筭有乘除之法推而廣之一十百千萬非假觚方之筭則不可也其觚方之制竹筭長徑之數其間雖默有自然之理足以象乾坤律呂之義苟不能推廣無窮之數而待求工於一握之筭溺意於方觚之器取彼合此分多配寡殆非深於筭術者也

乾坤之策二篇之爻

乾一爻三十六策者陽數九四九三十六也六爻則二百一十六策也坤一爻二十四策者陰數六四六二十四也六爻則一百四十四策也合乾坤之策則共成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也又二篇之策三百六十四者此以六十四卦推演之也一卦六爻六十四卦則三百八十四爻也又乾坤之策推而演之則得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夫三百八十四爻半為陽半為陰每一半則計一百九十二爻凡一爻計三十六策則合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也陰爻一百九十二凡一爻計二十四策則合得四千六百卅八策也六千九百一十二加四千六百卅八則共成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也復以乾坤之策乘二篇之策也乾策

老陽坤策老陰也二篇之策老陰老陽變生少陰少陽為三百八十四爻也

天地之數大衍之數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數二十有五共一三五七九地數三十

二四六八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

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數兼

虛一之數共為六畫此非說故城之而用四十九也王弼云演天地之數

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九其一不用也不用用以之通非數而數

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云演天地之數嘗因諸家

之說而改之易繫之文者言乎大衍之數之用次及乎分二掛一襟四

歸奇之法又其次始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又其

次則言乾坤之策當期之日與萬物之數故其末總提上文云是故四

管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觀聖人立言之意不先言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先言大衍五十者明所主在大衍也明大衍包天地之數而非天地之數生大衍也何者天之數可名以一三五七九地之數可名以二四六八十也大衍虛一不用則不可以名求無名為有名之宗故大衍足演天地之數也其用四十有九以生天地之數而為天地樞故五奇五耦推而至於五十有五此天地之數自大衍而生也陽爻陰爻推而至於當期之日與萬物之數此乾坤之策亦自大衍而生也

注

大衍揲著乾策三十六為老陽坤策二十四為老陰乾坤之策自大衍生也此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之意也此顯道神德行所以形容虛一不用之意也虛一不用太極之道也分而為二以象兩太極生兩儀也揲之以四而象四時即兩儀生四象也世九六七為四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象而生八卦也此非大衍生天地之數而何苟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去其六而為大衍之數則是天地之數演大衍非大衍之數演天

地也是兩儀生太極非太極生兩儀也惟王弼之注默論此意故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不曰天地之數演大衍而曰大衍之數演天地不曰所賴者五十五而曰所賴者五十明五十五之數賴五十之數以生也又曰其一不用易之太極也是亦太極生兩儀之意歟雖然王弼之言固足以知大衍之奧旨其曰四十九者數之極推此言為害理夫衍之數苟極於此則其用何以窮變化哉此用數也非極數也或者以為整數亦非也唐僧一行倚大衍之數以立曆法自十百而至于千萬自千萬而至于億兆悉是道也其數何窮極之有哉一行言虛一包四十九之用即太極之說矣其演生數成數即太極生天地也其所謂揲餘策實即乾坤二篇之策也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不用其五而為大衍者何意一行則未嘗言之又以大衍之數非生於天地之數也一行猶知此意何鄭康成姚信之不悟也一行曰兼生成數而為復得二中之合者生數一二三四五共十五也成數六七八九十共四十五也乾坤老陽坤老陰震坎艮三少陽巽

大衍筭法

乾老陽坤老陰震坎艮三少陽巽

離兌三少陰以此為次第不可



聖人撰著靈一分二掛三揲四歸奇再扚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  
十而用四十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  
數也左手滿四矣乃扚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左手餘  
三則右手餘一左手餘二右手以餘二矣乃扚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  
扚十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乾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  
九三多則扚二十四并掛而廿五其存者二十四為老交陰坤以四計  
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扚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  
八為少單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扚十六并掛而  
十七其不者三十二為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  
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於是五十之策不可增損增一損一則不可揲  
之矣故王弼述天下之旨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苟謂聖人以  
五行天五之故特減其五則未知不城之時當如何揲也也曰多者皆陽  
皆陰爻也一少而三二多而一少三九六各一乾父坤母也十八各三六  
二多震之象也三三少一多而復三子也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三少陽  
一少而復一三少一多而復三子也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三少陽  
多故之象也三三少一多而復三子也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三少陽

也巽長女離中女兌少女三少  
陰也掛左則數右掛右則數左

九流算法

東漢志鄭玄傳學九章算術注云周公所作也凡有九篇一曰  
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均輸盈不足九鈞股與此大同小異  
馬援採為九章  
注云劉徽所作

隋志論一十百千萬之數有律度量衡曆率之別所謂田疇界域二

曰粟米王荆公立方田之去亦方田之意但中之等法程粟一以御交  
斛積二千七百寸程米一斛積比上則八十寸是也

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稟粟一行曰法有轉分有  
列衰衰進退之象四曰少廣以御

積累方圓在中之有差累法隋志  
論斛累若干斛積若干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即隋志程  
粟米知度

量廣狹淺深之數也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豈系洪羊均  
輸之意耶七曰盈胸以御隱雜

互見一行晉法進  
盈退為胸八曰方程以御雜揉正負九曰鈞股以御高深廣遠

即王蕃鈞股之法  
也則日景之類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通之合有以貫之則

算數之方盡於此矣

周徑密率

隋志曰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疎舛自劉歆張衡等各設

新率未臻折衷惟宋祖冲之以密法推之其圓徑一億為一文圓周盈



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抄七忽胸不足數也只少一忽正  
數又在盈胸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  
圓徑七圓周二十二觀冲之之法即徑一周三徑三周九之法耳持其  
計折毫釐故徑上於一而周三則有奇推而廣之徑七周二十二而約  
率已加一分矣又推而廣之圓徑一百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而密率  
已加十六分矣又推而廣之則盈胸所爭止於二忽而正數又在盈胸  
之間此其計之詳悉一至此極隋志所謂古者周三徑一之說其術疎  
舛也雖然銖七而稱至石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遇古人約法亦未容  
以疎舛忽之

中數 生數 成該 法實 損益 乘除 正負 約密 臑胸  
周徑 肉好 宛冪

天之中數五五在一三七九之中也地之中數六六在二四八十之中  
也一生數也一至五為生數六至十為成數置一得九九與一為十也  
三三而積歷十辰所得之數者成數也百八十九三十六尺三三而積歷十

二辰所積之數以上謂之該數也該者無不通黃鍾之法即三三而

積之謂也黃鍾之實即充其始數而至於無不該遍倍其實四其實之  
謂也一變為二倍其實也益者三分而益一則得四分損者三分而損

一則得二分此上下生之法也乘者以二乘九則十八也二九十八黃  
得十八寸也三除者十八而三分除則得六也六寸即黃鍾下生林鍾

也二乘而三約之即此意也正策者陽策也負策者陰策也抱陽而負  
陰之義也約率者大綱也密率者細目也九流算法之極也臑者過也

與盈同胸者不及也與縮同消息盈虛進退逆順屈伸先後隨立法之  
意而輕重也圓而圍之為周碩付量之為徑體為肉孔為好不滿處為

宛包而度一為冪冪上子反胸女

# 群書考索卷二十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律門

律聲

律生於辰聲生於日

十日為天為干為陽十二辰為地為支為陰

十二律生於十二辰此有不待辨而明者特聲生於日未易遽曉釋晉

志者以為甲巳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晉志引

之夫甲巳者本勝土也故角為木乙庚者金勝木也故商為金丙辛者

火勝金也故徵為火丁壬者水勝火也故羽為水戊癸者土勝水也故

宮為土十日生五聲五聲具五行五行相滅而後相生猶五聲相反而

後相和也十日為聲聲無形十二辰為律律有形有形生於無形無形

者復資於有形也十日居五位正位而十二辰間列其間其聲生於日



律生於辰此聲律所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又甲乙丙丁戊上五日與已庚辛壬癸下五日上下相勝自有次第猶一二三四五與六七八九十相為奇耦相生亦相成也唐一行曰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五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此言蓋得之楊子雲也班固劉歆亦曰天之中數五五為聲地之中數六六為律一行所謂天有五音地有六律亦此意也然班固必以律之形色上黃聲之次第上宮於以釋黃鍾之義恐未免牽合也

宮為五音之主與他音不同

宮為四聲綱居中則主四方為土則主四季為黃之則統律呂取數多則八十一於五常為信於五事為思此其所以為人君之象也

黃鍾為聲律之本與諸律不同

西漢志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宮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以九又曰黃鍾為宮則大簇姑洗林鍾南呂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

他律雖當其月自為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非五音之正則一寸而為數千也然則五聲十二律雖還相為宮亦主乎黃鍾而已

七始為正聲旋宮不同

班固權衡類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七始者天地人之始

也今攷之書八音之下無所謂七始之說杜佑通典載隋鄭譯七調之說曰周有七音之律五音與變也漢志有七始之義黃鍾為天始林鍾為

地始大簇為人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也夫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

應鍾應鍾上生蕤賓此以黃鍾為正隔八而生之也是以黃鍾為十二律本之而始始得七音之正舜雖不明言其義而六律五聲八音相生

則七始在其中矣樂之三始則黃鍾宮林鍾角大簇商即三始也又南呂後五聲相生說隋志亦以黃鍾宮林鍾角大簇商為三始

音始於宮窮於角與青濁次

太史公曰音始於宮窮於角者五音隔八相生始於黃鍾之宮生徵鍾



徵生商大商生羽南羽生角姑故曰窮於角也以相生論之則窮於角以清濁論之則宮商濁徵羽清角在清濁之中也是故相生次第宮商角徵羽是也又嘗觀晉志之言曰司馬遷以宮黃生角鍾角生商大商生徵南徵生羽姑求其理用罔見通塗此乃樂之三始也與三始同五聲所屬及清濁之說不同六律長聲濁律短聲清又五律六孔宮商角徵羽自清至濁

隋志論荀勗笛律之聲以為宮商濁徵羽清惟角音得清濁之中按月令角音屬木而為春商音屬金而為秋今而曰商聲濁次於宮聲是金氣不清矣班志曰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人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是則春屬木其音角者五音之正也春屬木其音為商者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五音相生之義也黃鍾宮律九寸太簇商姑洗角林鍾徵南呂羽其律皆次第而減長者聲濁短者聲清所以宮商濁而徵羽清惟角在清濁之間也又十二律黃鍾官聲則屬仲冬月令五音官聲則屬季夏蓋黃鍾之宮以十二月正位論五音之宮以五行正位言也上音宮土王於四時其音官亦周旋於十二律在季夏可也

在仲冬可也

冬至樂均清夏至樂均濁與本律清不同

晉志曰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夫黃鍾冬至之律律長其聲濁蕤賓夏至之律律短其聲清今乃與晉志之言相反何也蓋黃鍾之聲濁蕤賓夏至之律律短其聲清今乃與晉志之言相反何也蓋黃鍾之聲其體本濁陽氣高燥則十二均大畧皆清也蕤賓之聲其體本清陰氣重濕則十二均大畧皆濁也此蓋指十二均而言之非特指一月之律也又荀勗黃鍾笛長二尺八寸有餘至於仲呂皆不過二尺豈笛短故聲清歟蕤賓笛長三尺九寸有餘至於應鍾或過於四尺豈笛長故聲濁歟豈樂律不可以候氣之律言歟豈黃鍾至中呂而漸清蕤賓至應鍾而漸濁歟何清濁之相反也土音宮君之象其聲濁濁吹於夏屬秋云云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者黃鍾為宮則大簇為商長姑洗為角中蕤賓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者黃鍾為宮則大簇為商長姑洗為角中蕤賓



為變男林鍾為徵長女南呂為羽中應鍾為變宮少蓋陽律為宮則陽律以類相從而為商為角為變徵也至於徵羽變宮則變而為陰陽極不生陽而生陰也大呂為宮則夾鍾為商長中呂為角中林鍾為變徵少夷則為徵長無射為羽中黃鍾為變宮少蓋陰呂為宮則陰呂以類相從而為商為角為變徵也至於徵羽變宮則變而為陰陰極不生陰而生陽也其餘十律可以類推但於堂上隔一左旋按十二辰而推十二律則宮商角徵羽是也其變徵變宮則在正徵正宮之前一位是也自然以隔八相生之法推之則宮徵商羽角是其次第也其變宮變徵又自角音隔八而生自然在正宮之前一位矣宮為君徵為事則有變商為臣角為民羽為事則無變也然尚有疑焉者宮聲濁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濁而清宮律長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長而短宮位尊其餘諸律次第相應者皆自尊而卑苟旋相為宮則清濁長短皆易位矣十二月更代而十二律各以所建之月為主推律致聲者抑揚高下蓋必有道焉是未可以紙上陳言推之也

班志曰非黃鍾而他律自為宮者有空積忽微然則

七始為王聲其旋宮非正矣。又黃鍾為宮有父之尊太簇宮長男也姑洗角中男也蕤賓變徵少男也林鍾徵長女也南呂羽中女也應鍾變宮少女也大呂有母之親其陰呂三次第相應者長文中女少女也其律三次於陰呂者長男中男少男也

日

一律生五音如黃鍾屬子子有五焉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是也甲

子為中呂之徵中呂為宮則甲子丙子為夾鍾之羽戊子為黃鍾之宮

庚子為無射之商壬子為夷則之角掌上十二位左旋自戊子宮數起庚子甲丙次第相推黃鍾夷則

呂夾鍾各自為宮則五子應宮商角徵羽之音矣黃鍾一位變為五音餘皆然是黃鍾一律而備五音也以至

于五宮大呂至于寅位太簇十律各以本始之律為宮次第左旋如推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則一律但變為五音而六十音之數備矣

其六六三十六生三百六十音與三百六十日相周旋如錢樂之三百

六十律之法而已

五聲相生不同後論二者皆隔八數法

晉志曰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求其理用罔見通途



隋志又從而釋之曰黃鍾大簇林鍾此樂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也合  
二志之說而求之以相生之說則宮徵商羽角即隔八之法也即太史  
公所謂始於宮窮於角也以天地人三統而求三始之義則宮商角徵  
羽也黃鍾天始為宮下生林鍾地始則為角林鍾又上生大簇人始則  
為商大簇又下生南呂即為徵南呂又上生姑洗則為羽姑洗又下應  
鍾則為變宮也聲以宮角商為尊故謂之三始猶律以子未寅為先故  
謂之三統是不可以相生之常法推之也太史公曰曆書論相生次第  
則曰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大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其為律書論  
三始次第則黃鍾為宮林鍾為角大簇為商南呂為徵姑洗為羽蓋律  
書言樂聲之始曆書論相生之法也晉志曰遷作曆書曆書言其大綱  
惟其言大綱而不及節日故後人推究未詳者罔見通途也

十二均之制不同

十二律旋為宮宮即均也黃鍾為宮則十二律皆其所均也林鍾為宮  
亦然黃帝調十二律而為均者蓋取還相為宮之義後周王朴調十一

律為一均者蓋以悉生黃鍾之宮黃帝用宮王朴虛宮猶用中虛中也

十二均八十四調則五聲並行其間均一均七調十二均八十四調也十一均八十一

調則四聲共足其數徵商羽角大抵朴之論律以黃鍾為主故止言十一聲

共足其數徵商羽角大抵朴之論律以黃鍾為主故止言十一聲以宮為主

故止言四也見通鑑雖然宮為君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虛宮恐不如用

宮之正也十二律不可闕一則十二均亦然王朴虛宮而為十一均是

十二律亦可闕一也苟曰可闕則宮音分主於四時而主季夏足矣何

必復為仲冬之律即晉代萬寶常作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

始而為一千八百聲此蓋本之黃帝之法也于時樂工鄭譯作五均七

均之樂寶常聽之以為亡國之音甚至於垂洟其驗可知矣鄭譯七均

按七始之義曾不知黃鍾為宮相應故謂之七始非樂均還相為宮止

於七律也見通典

十二笛長短之制不同上者苟勉所作下者梁武所作

黃鍾笛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用四角律下三尺八寸見隋音樂志下同



大呂笛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下徵。三尺六寸

大蕤笛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下徵。三尺四寸

夾鍾笛長二尺四寸下徵。三尺二寸

姑洗笛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下徵。三尺一寸

中呂笛長二尺一寸。二尺九寸

蕤賓笛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用八角律。二尺八寸

林鍾笛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用八角律。二尺七寸

夷則笛長三尺六寸夾鍾。二尺六寸

南呂笛長二尺三寸七分姑洗。二尺五寸

無射笛長三尺二寸中呂。二尺四寸

應鍾笛長三尺九寸六釐蕤賓。二尺三寸

荀勗梁武帝二笛之制長短不同勗以角律之長或四角八角之數制

笛也武帝以十二律之長短而乘之也故武帝之笛自黃鍾三尺八寸

至應鍾二尺三寸皆自長而漸短猶十二律管之制也勗之笛自黃鍾

二尺一寸則皆短自蕤賓三尺九寸至應鍾三尺九寸餘則皆長長則

聲濁短則聲清黃鍾為宮其笛反短其聲反清何也蕤賓為變徵其笛

反長其聲反濁又何也其是非未易遽辨而梁武帝笛制見隋音樂志不

其詳備荀勗笛制見隋律曆志其制甚悉姑紀其說以待知者

荀勗笛律之制

黃鍾之律長九寸大呂八寸四分太蕤八寸夾鍾七寸四分姑洗七寸

一分中呂六寸七分蕤賓重上生故六寸三分林鍾六寸夷則五寸六

分南呂五寸三分無射五寸餘應鍾四寸五分此十二律長短之大畧

也其毫釐抄忽則未計也黃鍾為宮則姑洗為之角大呂為宮則中呂

為之角自宮律本位左旋第五位則角律也以隔八相生常法推之即

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也十二律旋相為宮其法皆然荀勗制

笛則用四角律如制黃鍾之笛則用姑洗角律也姑洗用七寸一分分

四姑洗之律則四七二十八為二尺八又零一分得四分故黃鍾之笛

長二尺八寸四分也如制大呂之笛則用中呂角律中呂長六寸八分



也四中呂之律則四六二十四為二尺四寸又零七分為二寸八分故  
大呂之笛長二尺六寸八分也惟類而言餘可知矣惟蕤賓林鍾用八  
角律惟應鍾為變宮於四角律又四分益一餘皆四角律也其制笛必  
用角律以付長短者何也相為笛體中聲上異宮商之濁下異徵羽之  
清以角得清濁之中也短者四之長者八之又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  
指諸掌上而左旋止宮本位自宮隔一而為商自商隔一則為角自  
角隔一則為徵自徵隔一則為羽自羽隔一則為變宮變宮之次則正徵也自正徵復隔  
一而為羽自羽隔一而為變宮變宮之次則正徵也自正徵復隔  
正宮也今其制笛孔之法則指諸掌上而左旋第一孔正宮也第二孔變  
宮也第三孔為羽第四孔為徵第五孔為變徵笛體中聲角也笛後出  
孔商也黃鍾為宮則林鍾為下徵也又下徵之調則林鍾為宮餘亦以  
此相從也其餘制笛孔之法以角律之長自宮孔  
下次第度之甚有條理詳見隋志律宮音土其數八十一  
季商音金其數八十二秋角音木其數六十四春徵音火其數五十四  
夏羽音火其數四十八冬皆自宮上下損益隔八以生之也凡聲尊卑  
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故觀其數之多少  
律之長短則聲之清濁五行亦可知也荀勗十二笛雖法度嚴然其黃

鍾大呂之笛短蕤賓林鍾之笛長誠未詳所謂似不如梁武制笛自黃  
鍾之長至應鍾漸短近吹候之法

五聲譜八音

書曰律知聲八音克諧夫六律和五聲見於相生相為宮相為清濁御  
之所論者備矣惟五聲譜八音諸志言之不詳攷班志曰聲者宮商角  
徵羽也所以作樂譜八音土曰填師古曰堊為之其形如匏曰笙師古  
也列管皮曰鼓竹曰管孟康曰漆竹長尺六寸吹之匏曰笙師古  
中施董管皮曰鼓竹曰管孟康曰漆竹長尺六寸吹之匏曰笙師古  
也金曰鐘木曰祝狀如桶中有此特言其制而不言其譜之義杜  
也結通典曰八音者八卦之音卦各有風謂之八風一曰乾之音石其風  
不周二曰坎之音革其風廣莫三曰艮之音匏其風條四曰震之音竹  
其風明庶五曰巽其音木其風清明六曰離之音絲其風景七曰坤之  
音土其風涼八曰兌之音金其風闐闐是豈班志所謂天地之氣合以  
生風風氣正十二律定之謂歟必以乾為石者取乾為金玉剛健之象  
也坎為革者取坎水周流圓轉之義也艮為匏者取艮始終條達萬物



之意也震為竹者震為蒼筤竹也巽為木者說卦以巽為木也離為絲者火氣明暢也坤為土者坤乃地之象也兌為金者兌之屬秋金也是知八音之器雖取象於八卦非假五聲六律之和按其疾徐清濁之節不可也聲無形而成於有形音雖八而網維之要不過於五此五聲所以諧八音諸志所以詳於論五聲而畧於論八音也晉志曰聲以情質律以聲和聲律相叶而八音諧是謂五樂其此之謂歟五聲之樂也以於五此見樂音不出

八風括

不用廣莫條一名明庶清景涼閭次第回旋至正西兌酉位。西北亥位不用周風。正北子位廣莫風。東北寅位條風。正東卯位明庶風。東南巳位清明風。正南午位景風。西南申位涼風。正西酉位

閭闔風

律呂相生

黃林太簇順而數南呂姑應皆有亨蕤賓之後生大夷夾鍾無射及中

呂

十二鍾

虞氏作樂必諧八音八音之金則鍾也周大司樂有圜鍾夾鍾也有函鍾

也林鐘周官楚氏為鍾論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

不知何自而辨其厚薄清濁侈弇之度也耶昔周景王鑄無射鍾問律

於伶州鳩鳩對以律者所以立鈞出度然則論鍾必本於律明矣梁武

帝殿前三鍾是周景王所鑄無射吹以南呂之笛則知其宋張永所鑿

駁之清廟之銘則知其非秦漢之音唐貞觀初張文收吹笛以調啞鍾

肅宗時親定鍾磬之制而皆驗之律是知古人論樂必謂之鍾律而十

二律以鍾名者四取其各義之貫通也然通典所載堯氏為鍾以十二

律制為十二鍾子聲之鍾則半於正聲正聲之鍾則倍於子聲今攷之

周官攷三記無堯印為鍾以律計自倍半之說又云先儒釋倍聲有二

義其一云黃鍾之管九寸子聲則四寸半也其二云半相生之法而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謂之子聲子聲之鍾十二正聲之鍾十二合



二十四鐘通於二神送為五聲合為六十聲即為六十律此必周禮疏

中語

無射鐘

梁武帝自謂殿前三鐘是景王時所鑄無射鐘按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景王鑄無射鐘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作樂器以鐘之窳則不成擲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窳矣王心弗慎然景王所鑄無射已不合權度矣後人區區求合於此而梁武方矜其吹笛今聲何以哉

律度

周所起

史記夏禹身為度禮記丈夫布手為尺周官壁羨以起度壁長尺以易起度也緯通卦驗十馬尾為十分淮南子秋分而水秒定刻水穗芒也十二刻當一粟當一寸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算術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此皆起度之源日分者自三微而成惟漢志以為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拒黍中者一著意即毫釐秒忽也

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鐘之長一黍為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末代較量每有不同今畧記諸代尺度一十五等并同異之說並見隋志

周尺古尺也

晉荀勗依周禮制此尺謂之晉前尺杜夔之尺長於古尺祖冲之銅尺即與晉太始中荀勗所校者同隋志以此尺為準而校隋代之尺也

晉田父玉尺亦古尺也

世說補田父掘地得此尺荀勗以校已所造者皆短一黍阮咸所以譏勗尺短故律聲非也

梁表尺

此謂古尺加七釐與田父尺同此謂古尺加七釐與田父尺同

漢宮尺

漢章帝時景於於道縣舜祠下得玉律度為此尺加荀勗短校四分是知古銅尺與漢官尺同至此乃知阮咸言是

魏尺

即杜夔所造者荀勗去其四分者也

晉後尺

江東所用者加荀勗尺六分二釐

後魏前尺

加荀勗尺二寸七分



中尺加荀勉尺二寸二分一釐

後尺即隋開皇官尺後周尺也官尺即魏尺也加荀勉尺二寸八分一釐

前後魏尺魏元廷明累黍而為者加荀勉尺五寸八毫隋志曰魏末平中分孫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劉芳以一黍

之廣為一分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較

蔡邕銅簠尺加荀勉尺一寸五分八釐相承以銅簠一以銀錯題其銘曰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闕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

祖孝孫云相傳是蔡邕銅簠也後周武帝得古玉斗造五天改元天和與邕銅簠同

宋氏尺錢樂之渾儀尺後周分尺亦與此同

隋開皇水尺萬寶常所造加荀勉尺一寸八分六釐言其造律當黃鍾之羽屬水故曰水尺也

雜尺劉曜渾儀水圭尺也加荀勉一寸五分

梁朝俗間尺加荀勉尺一寸七分一釐

右尺十五端隋志以荀勉所造前尺與周尺同故以按諸代之尺有加

無減如晉田父尺則加七釐梁表尺則加二分有餘漢官尺則加三分

有餘魏尺則加四分有餘與夫蔡邕銅簠尺錢樂之渾儀尺後周玉尺

鐵尺之屬所加至於二分有餘是則古人之尺短於後而後人之尺漸

長於前也豈非黍有小大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歟漢志云一黍之廣度

之九寸分為黃鍾之長今晉志所載公孫崇以為累黍之長劉芳以為

累黍之廣元正以為取二黍之間紛紛無定論豈非黍有小大之異也

邪隋志以荀勉所造前尺與周尺合符遂以校諸代之尺言則然矣然

阮咸嘗譏荀勉所造鍾律聲高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荀勉所造

四分是又未可以荀勉所造獨是以諸代所造皆非也夫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制樂律之度雖有成法至於人聲抑揚暗

合律呂人心揣摩暗合權度不可執一定之器以為據也晉志曰古者

聽後世則據尺度而為之適易差耳

荀勉駁杜夔之尺阮咸駁荀勉之尺

魏杜夔制尺以調律荀勉以其長於古制乃依周禮更制律呂之尺及

得汲冢玉律與勉尺暗合而夔之尺果長四分勉既造鍾律時人稱其

精密惟阮咸譏其聲高哀思及始平極地得古銅尺果長於勉尺四分

辨祠下玉律即漢官尺也與始平尺同夫勉以夔之尺長而損四分汲冢之玉律遂與勉

尺也與始平尺同夫勉以夔之尺長而損四分汲冢之玉律遂與勉



之尺同成以勉以尺短而加四分始平銅尺舜祠玉律遂與咸之說合  
縱一時所制有同異而汲冢始平亦自為同異耶意者同律度謹權度  
古者聖人之所致意後世庸君之所忽慢故京師諸夏律度不同南風  
北俗權度不一用諸代間者既無定法得諸地中者亦復異同也凡欲  
審度制器推律攷聲必先得古人耳聽心會之法然後可耳區區然止  
據尺度以為之恐未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苟勉所制置前尺銘曰  
晉太始十年中書攷古器揆校今尺杜夔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  
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二律恐即汲冢所傳者三曰京西銅律泉表也  
四曰錯望泉題之也五曰銅斛王莽所制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與此  
其制非不詳審其銘非不周複猶未免阮咸之謂豈非汲冢所得玉律  
乃魏襄王所制未能盡合古制者耶不然春秋以來權度已正夫子不  
必發謹權度之語矣。論深衣制度者有周尺指尺之辨今世江之南  
與淮之北其尺亦不同周景王鑄無射鐘已為伶州鳩所議而梁武方  
吹由而求與之合亦猶魏襄時玉律木必合權度而荀勉方制尺而冀

與符合也阮咸譏勉以尺制律聲高哀思及得始平銅尺校勉果長四  
分作晉志之史臣乃曰勉推百代之法可謂密切信而有證矣時人寡  
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又是勉而非咸矣晉隋志皆唐人之  
所撰也隋志既以勉尺為正而校諸代之法故晉志亦是勉而非咸也  
苟以汲冢之古尺為是則始平地中古銅尺又焉知其非是耶  
律量

以尺制侖

班志曰量者侖合升斗斛也自合而下皆自十而升之本起於黃鐘之  
侖合侖為合兩侖之夫黃鐘之侖容秬黍千二百粒今觀隋志所載歷  
代尺度以晉前尺制黃鐘之侖謂之晉前尺云者與漢周七品之尺同  
即荀勉所校制者也其曰是侖容秬黍八百餘粒是與漢志所謂容千  
二百粒之說不同矣尺既與周漢同而所制律侖不同者何耶荀勉謂  
之同而其實未必同也又自梁法尺而下至于後周後魏東魏之尺用  
以制黃鐘之侖自容八百餘粒至于容二千八百餘粒意者古之尺度



短至梁法尺而下漸長故以之制律侖量亦自少而漸大也下至權衡亦然見權隋志又曰梁表尺制律黃鍾其長短及圓徑並同而容黍或多或少者皆由作者旁施其腹使盈虛耳苟如此言則多寡相生何至有八百餘粒二千餘粒之間耶惟尺之度短長相去遠甚故律侖之小大相去亦倍差明矣然黃鍾之侖其聲尚宮宮聲沉厚渾濁古之尺度既短則以之制律必小度短律小其聲必清何以允合宮聲之洪大耶後世尺度既長則以之制律必大度長律大其聲必濁又何不中宮聲之洪大耶阮咸幾勉制律蓋黃帝使伶倫斷三寸九分之竹而吹之得黃鍾之宮謂之含少是知宮聲中度初不在乎律之過長大與聲之過洪濁也後世不察此意增損律度而求合宮商耳聽心會之法不審校短量長之法過詳此其所以憂憂乎不令也

古斛之制不同斛之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蓋古用之斗小如飲酒至數石而不能亂又有一飯斗粟是也周禮梁氏為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鄭元注曰鬴六斗四升也豆區釜皆自內而登之十鬴為鍾班志曰十斗為斛其法用銅

方尺而圓其外鄭元以為方尺而積千寸祖冲之以算法攷之方尺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餘其鬴為斛其名則異其實則同皆方尺而圓其外也鄭元祖冲之皆以為是古斛之制也然其圓方深徑則同一云容六斗四升一云容十斗何也一云其積千寸一云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餘又何也按班志所謂方尺而圓其外旁有施焉顏師古謂施為不滿之處又按隋志祖冲之所謂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有奇而深尺此必旁施與減旁有淺深小大之間故積寸有多寡之異也隋志曰黃鍾律黍容或多或少者田旁施其腹故有盈虛此之謂也然鬴與斛皆方尺而圓其外凡有十千與六斗四升之異雖云旁施不能相去如是之遠也豈尺度所制有不同耶豈深尺與方尺其間邪康氏云鬴中之實其重一鈞三十斤也班氏云其重二鈞五兩之始萬有五百二十說合則知正文誤作二字耳隋志亦作二字皆誤也積實為寸為圭抄撮升斛大小多寡之說不同

鄭元以斛方尺積千尺者方尺而深一寸則以十乘之積一百寸也方



尺而深一尺以十乘之則積一千寸也隋志九章商功之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程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程麻菽粟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精粗小大不等故也又孫子算術曰六粟為圭十圭為杪十杪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應劭曰四圭為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又審度類孫子以十忽為杪杪禾穗也夫圭一也或以六粟為圭或以六十四黍為圭撮一也或以十杪為撮或以四圭為撮杪一也孫子既謂十圭為杪又曰為圭之說相去遠甚姑以孫子六粟之言為據可也又王莽斛小而尺短魏斛大而尺長後周王升大於官斗官斗一升當合餘開皇一升倍古升之三以古斗三升為一斗大業初復依古斗又以見古之斗斛狹而後之斗斛寬也觀班志論斛之制方尺而深尺遂能容十斗之實其小狹可知矣吁審度嘉量非惟論者之言不一而古今制器亦自有大小不齊之間也

斛銘

泉氏之脯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求啓厥後茲

器維則

釋者以時文為是文德之君恐不然禮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此文與時文同班志自量者合升

斗斛而下至於左升右合合狀似爵上三十二參天兩地國而亟方左

一右二陰陽之象其重一鈞聲中黃鐘等語註以得為之即漢劉歆王

莽之斛銘也見隋後周武帝王升有銘荀勉之前尺張衡之士圭皆有

銘以紀時日制度小大長短之義使後人有考焉耳是故制器尚象古

人非苟為也况度量權衡將以一天下同風俗哉苟不知是理而徒侈

大其辭以制度考文之事矜示後世又非聖人之本意也嘗觀隋志所

載王莽銅權之銘曰黃帝初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歲在大

梁龍集以辰真人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長壽降崇同律度量

衡稽當前人歲在己巳歲次實沈初頌天下萬國咸遵子子孫孫享傳

萬年此其銘文也夫泉氏嘉量之銘數語而足莽之銘何其云云不

耶其意未必欲一天下同風俗姑欲矜大其祖黃帝虞舜之事也班志

採劉歆斛銘以備律嘉量之數所謂參天兩地左陽右陰等語雖得制

器尚象之意觀其出辭氣大似矜夸故班固曰刪其偽辭取其正義著



于篇也為辭既刪猶有矜大之語使為辭未刪之前則斛銘與銅權之  
銘等耳

律權衡

律權衡  
漢志言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皆起於黃鐘之數之宮之長之侖之  
重及其論五則止曰律量度權衡而聲數不與者聲與律通數與律偕  
也夫五則五物也今而曰律度量權衡準繩則七矣準平繩直皆自衡  
而生故權衡合德準繩連體也規矩準繩皆自衡而生則知持平之義  
無往而不通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古有黍黍七黍為銖黍十黍為銖環鈞銷鎰之  
目後代差變其詳未聞漢志曰千二百黍重十二銖是一銖重一百黍  
也應劭曰十黍為紫十紫為黍正此意也兩黃鐘之律重故一兩二十  
四銖也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漢志與今皆同惟權之為  
制今古不同漢志曰五權之制圓而環之令肉倍好周旋無端終而復  
始無窮已也孟康注曰為鍾之形如環也體為肉孔為好今之權不然

也隋志曰石勒獲圓石狀如水碓銘曰權石乃王莽所制與班志所謂  
如環之狀果同乎此不足多論惟齊以古秤一斤八兩為一斤周秤四  
兩當古四兩半開皇以秤三斤為一斤是後之權衡亦倍於古也律度  
之長嘉量之大權衡之重後世皆有加於前惟上之政治下之習俗不  
能勝古人耳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續集



國



